

【第十九屆林榮三文學獎·散文獎佳作】

散文作品名稱：〈吃粽〉

作者：江鵝

終究還是吃了粽子，端午回家赴上午餐，桌上兩盤粽，一大一小。媽媽指著小盤，讓我吃舅媽綁的，有鹹蛋。那大盤的呢？她說市場買的，那攤素料平常就賣粽，理當好吃。

我從她碗裡挖來試味，不怎麼樣。幾個月前，清明剛過，我們也這樣坐著，也是只有我和她的午餐，她說得去打聽哪家素粽好吃，好買來過節。我想起台北那家素菜館的粽，買過好幾次，有米豆的有花生的，好吃。但沒有提，提了勢必要我訂，但我不情願，而且不知道該怎麼說我不情願。

更早一點備置農曆過年的時候，她已經問過炊粿的事。禮俗上，家有新喪的一年內不炊粿，不綁粽，想吃粿粽得靠親友接濟，遺眷只管哀悼不管過節。我說那正好省事，難得這個舊曆年可以偷懶，她不以為然，不知哪裡問到有人指點，炊甜的不可以但是鹹的沒關係，最終炊了兩款，菜頭粿和鹹甜粿。想到把甜粿變鹹就能合法，她的表情像在黑板上正確解出數學題的小學生。

都說是為了拜拜，銘記先人。她似乎不曾察覺，在節日和祖先的名義下擴張伙食預算，玩耍平日沒有的菜色，是她熱衷的創作。人最受用的自由往往攀附在熟悉的框架上，不帶框架的自由長得太像恐懼，沒人敢要。告別式後我對她說，你現在是自由的郭小姐，我會支持你做自由的郭小姐，郭小姐深受感動卻神色徬徨，直到逐漸在日常裡恢復媳婦與母親的表情。廚房是她最熟悉的框架，是她最能夠掌握自由的地方，我想她是動用了雙倍腦力也解不開粽子這一題，才會商量要買。

如果那天她問的是好想綁粽但不合禮俗，我會論述一套說詞解放她，但她的語氣像商量，像是今年特別需要知道我對端午的打算。我不記得此前她曾經徵詢過我關於任何節日的意見，阿公和阿嬤過世那四個過年和端午，我們大概也按表操課炊粿綁粽地過了。失去丈夫與失去公婆畢竟令她成為不一樣的喪家，生出不一樣的遺眷心情，那個中午我看著她放下空碗，拉近木瓜切盤吃起這張餐桌上數十年如一日的飯後水果，忽然領悟關鍵不在於該不該吃粽，而在今年我們要不要一起吃粽，或一起不吃粽。

既然問，我只好答。說不出真話，只好狡猾。如果喪家不適合綁粽歡慶節日，理當也不能買，現代人的各種買不都是為了取代雙手的勞作嗎，同一件事嘛。她無法反駁，但不樂意，不樂意便不說話了。我安撫她說不定親戚真會接濟，Google 說會。她抓起碗筷退席，我感覺到她有氣，氣我生日睜在這屋簷下看了將近半世紀，

還以為能抱這種指望。話出口我也知道風涼，想補一句挽救卻生不出來，只好轉頭對廚房喊碗放著我洗就好。她扭開龍頭開始搓碗，水聲嘩嘩比我的丹田有力。真話是我不想吃粽。向她招著手的明天，沒有來招呼我。今年我不想過端午，不想吃粽子，我怕如果不做喪家，爸爸就死完了。

剛過世那陣，以為人死就完了，被問起需要幾份死亡證明書的時候，渾然不察就是在預告我還要送走爸爸那麼多次。在戶政事務所，在電信公司，在保險公司，在銀行，在郵局，在農會，在自來水公司，在電力公司，在衛生局，在經濟發展局，在國稅局，都得去說我爸死了，萬一說得遲，他們會送信來，寫滿整張紙問的同一句話：你爸死了你怎麼還不來說？

他在媽媽的身分證配偶欄也得死，戶政人員讓我打電話問，想在配偶姓名後面加註「歿」字或留白，媽媽說留白的語氣決絕，宣誓似的。我此刻與當時一樣慶幸，她那麼清楚知道不能盯著這件喪事度日，讓我有得掙得這點餘裕，鬼祟地愚癡地抱著他的死亡，浮沉無謂今明。

他如果死完，我這個女兒的身分就真的到頭了。

死了爸爸的女兒，是一個極其隱密的俱樂部，入會以後才發現裡面這麼多人。據說不會好，但是會習慣。大家頂著百態形貌做妻做母做中堅，膛裡嵌著一個無父孤女啞口默聲，你的悲傷前人都能意料不必費事張揚，而前人描繪的驚悔痛責卻又不全是你的形狀，安慰不在點上。旁人如常敲鑼打鼓，代爸爸的女兒們宣告更為迫切的身分。像怕我不知道似的，不斷有人提醒我是媽媽的女兒，媽媽只有一個，媽媽要顧好，只剩媽媽了。無夫無子，也沒有必須服侍的老闆，在世界眼裡，甚至很多時候在自己心裡，我沒有比媽媽的女兒更迫切的身分。

女性主義在這裡連舉手提問的機會也沒有，對母親的感情讓我自願走進身分的窠臼，窠臼之所以難除，因為都是人心抖著盪著鑿磨出來的，沒有一顆不真。媽媽的女兒和爸爸的女兒不是同一種女兒，爸爸的女兒天生得人疼，一輩子只管練習不喜歡的都別要，媽媽的女兒卻要從此生最孺慕的對象身上，活生血淋地見證，除了在父親跟前得人疼，人間一切都等著女人去疼。世人眼裡她是女人，不是女兒。

我沒有見過媽媽做女兒的樣子。我愈是做了女人，愈成為媽媽的女兒。爸爸常用戲謔無情的口吻說，你媽沒問題。種種我不敢的不喜歡的，他都覺得媽媽沒問題。爸爸沒想過他之所以可以對著女兒拍胸脯說不喜歡就不要了，是因為家裡有個女人要了大家不喜歡的。我做爸爸的女兒多久，做媽媽的女兒就有多久，都是要辜負的，活成媽媽的女兒辜負了爸爸的疼惜，活成爸爸的女兒，又跟著世界一起辜負那個早就辜負自己的女人。

喪禮之後，常有人問我媽媽還好嗎，看來還好，然而誰都知道那些不好的不會輕易結成眼淚或語句，浮出體表，蒸回去還給老天爺。

家裡的五歲幼童伶牙俐嘴，已經認得客廳牆上每張生活照的臉，喜歡讓我出題目考她，哪個是媽媽，哪個是小時候的爸爸，哪個是以前的姑姑，哪個是阿公阿嬤。玩了幾次，她忽然望牆不動，怯怯問我：「姑姑，阿公去哪裡了？」

幼童的純淨使人真誠，我發現在真誠的語言裡，說不出口爸爸死了。四隻耳朵等我開口，牆壁另一面供著爸爸的牌位，媽媽數著念珠坐在那裡，必然在聽。幼童在拖遲的半秒鐘裡看出我的艱難，我說阿公去天上了，她的臉閃過瞬間成熟，大概也體會到難以語言賦形的真相。

媽媽在場更令我失語，生怕她聽出我還沒死完爸爸，也要盤點起自己的丈夫死完沒有。但凡她有一分一毫抬腳向前的意志，我都唯恐耽誤她，不敢說媽媽我們別吃粽吧，不過節吧，一起嬌慣軟弱哀慟不能度日吧，讓責任與明日等待吧，讓索討承接的都墜地吧，這次換我們哭夭吧，我們難得有名有分可以哭夭不必理性堅強了媽媽。

結果她還是買了粽。這大半年來她說過不下五次，她要是像我這樣日子不用過了，多半都是我看人看事不順氣，在肚子裡堵成逆流胃酸的時候。她沒解釋為什麼還是買了粽子，好像前面那些商量只是過場，我的意見只是籠套，她根本打定主意要過節。這是她一貫行徑，要是我現在好好人一個，她也好好人一個，這事足以發一頓脾氣，或像電視演的那樣，在諮商師面前翻一筆原生家庭的創傷舊帳，但我不介意，只要她有想做的事而且有力氣做，我都不介意。

她指著有蛋的粽招呼我吃，除了決定自己要吃粽做節，也幫我決定要吃粽做節，她向來把做節當成全家的事。我看著她往自己碗裡拆粽，攤開竹葉咬掉沾黏的米粒，倉促明白這是最後一個拒絕吃粽的機會，她已經抓起我的手，已經在往前走，我要喊停只能現在，喊了她就會記得我是自由的江小姐，她必須自己走。

人間轉速快得我看不清畫面。原本以為跟不上這個世界是因為個性不合時宜，親手失去一個父親卻刻骨認知到這一切只是因為我平庸，稀薄的聰明與意氣在人間渦流裡旋攪不出渣滓，看似淡泊其實只是沒本錢介意全世界都要領先我而去。此刻我平庸得不知如何向已經挺進明天的母親，招認那個陷著一條腿在昨天的自己。

我伸手拿粽，就像其他喪父俱樂部會員也曾經無力抵抗那樣我猜，跟上一邊要緊的人。做媽媽的女兒好歹有個女兒可做，沒有框架的自由太像恐懼。她選擇當母親，我選擇當母親的女兒。

她很久沒有這樣拉我的手了，在我長成江小姐，兩個女人可以並肩走路以後，她不再用母親的氣勢這樣拉我已經幾十年。那是她拉著我走進小學教室報到的手，去醫院打肝炎疫苗的手，到親戚家寄宿就讀明星中學的手，那些她認定應當的事，有時候不只是牽，她會拽著手臂把我送進去。時隔這麼多年，快八十的她拉著快五十的我，吃粽。

我問她舅媽綁了多少粽子來，她說兩串，一串全素，一串有蛋。我說阿姪足好，想到咱，這呢厚工，你菜市仔那串實在是多買的，早就說親戚可能拿來。她不以為然：「啊毋好佳哉有恁阿姪！」沒說出來的話是，阿姪有心，然而人過日子不能仰仗旁人有心。媽媽是擅長過日的人，日子未必風光，但好壞她都蠻著一頭死腦筋在過，過過去就是日子。

人間很少給爸爸的女兒留位置，我想過下去，必須是媽媽的女兒。我咬下粽尖，嘗到米粒裡的竹葉香氣，比預期的好吃。我沒想到味蕾竟在這時候鄉愿起來，更意外的是，這麼單腳拖著跳著，竟然也就把年和端午都過了。

端午之後是中秋，慣例要圍爐。我問媽媽中秋有禁忌嗎，她說沒有，中秋不炊糲不綁粽，不犯禮俗。她既心裡無所罣礙，我也不想特別去查，那大概跟平日吃飯差不多景象吧，圍著飯桌最容易看出人頭增減，到時候一樣數著吃，吃著數，吃飽了把鍋底剩下的裝進小盆，隔日再吃，隔日還在的人一起吃。過完中秋，就要對年了。要對年了。